

指
案
驚
奇

凌濛初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拍案驚奇

凌濛初 著

陈迩冬 郭隽杰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四月 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案惊奇/(明)凌濛初著;陈迩冬、郭隽杰校注 .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0
ISBN 7-02-002740-7

I . 拍… II . ①凌… ②陈… ③郭… III . 话本小说 - 作
品集 - 中国 - 明代 IV .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532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9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25 插页 2

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定价 31.60 元

前　　言

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为“二拍”，与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齐名，均为明末“话本”、“拟话本”的上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话本”源于唐代的“说话”，至宋代渐为盛行，且开始有刻本流传。“说话”就是说书、讲故事，“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话本”仅是故事的梗概，是供说书人去讲给观众听的。其间文人也摹仿话本编写小说，将故事情节铺展开来，供读者去看，这就形成了“拟话本”。

“三言”先出，“二拍”紧随其后，“三言”的最后一部《醒世恒言》问世的第二年，《拍案惊奇》也便刊行了。“二拍”受“三言”的影响很大，凌濛初对此毫不讳言，他说：“独龙子犹（即冯梦龙）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拍案惊奇序》）他作“二拍”，也是为了破今时“民佚志淫”的陋习。但“二拍”与“三言”也有不同处。“三言”主要是搜集了宋、元、明时期的大量话本给予选择和加工，其间虽也有冯氏的作品，所占比重很小；而“二拍”则基本上是凌氏的创作。凌氏的创作也有所本，用他自己在《拍案惊奇序》中的说法，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但他依据的杂碎事都很简略，

因此“演而畅之”程度要较“三言”的润饰大得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今人谭正璧教授编辑的《三言两拍资料》就可以清楚。

话本也好，拟话本也好，它们的听众或读者，都是下层的百姓，称它们为“市民文学”，名副其实。“市民文学”的内容范围很广，作为白话小说的“二拍”，则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和意识。

“三言”、“二拍”以前的传奇、演义，总不离英雄美人，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事儿老百姓们也喜欢听，但英雄美人、帝王将相的作为，老百姓们做不到也管不了，毕竟隔着一层天。《拍案惊奇》四十卷，每卷一个主体故事，却都不说帝王将相。卷七写到唐明皇，但也只是个配角，主要是写僧道怪异事。卷二十八写了丞相冯京，内容却是说他的前身乃为玉虚尊者。这部短篇白话小说集甚至连当官的都不写。虽然有几篇牵扯到名门权贵，却只限于写他们的子女，又多没落到几乎和穷苦百姓一样的社会地位。有的故事主人公做了官，均是点染性的，并没有落实在“官”的身份上。如卷二十中的刘元普虽做过刺史，却已告老还乡。卷二十二中的郭七郎，原本富商，后花钱买了个刺史官衔，结果官没做成，反落得个当艄度日。书中真正写官的，至大是个县令，也仅卷三十九中的狄维谦一人。那么，占据第一主角、第二主角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商人、村夫、村妇、家丁、小厮、巡捕、妓女、僧人、道士、秀才和读书人，《拍案惊奇》四十个故事中三十五个是写他们。这些人物，普通百姓自然都很熟悉的，这是《拍案惊奇》贴近市民的证据之一。

其次，作者在《拍案惊奇凡例》中说：“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所谓“劝戒”，劝善戒恶也。注重社会效应，从人们日常生活易于发生的事件中，揭示出真、善、美和假、恶、丑，促人警醒，这也符合市民的需求。听说书也好，看小说也罢，市

民们总是以当时的标准寻找着做人的道理和规范。在当时的社会里，确是恶多于善。听听作恶的报应，心灵上多少可以取得些平衡，顶着生活的重压，偷偷地喘一口气。例如卷八劈头有一段话：“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这种话，恐怕只有老百姓爱听。作者不是空发议论，更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作依据，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们怎能不欢迎呢？

还有一点，文学史家在评价《拍案惊奇》的思想内容时，总不免要指出它的宿命论倾向，这一点本无疑义。作者对复杂的社会诸现象，尤其是对贫富不均、世态炎凉的黑暗现实，找不到社会根源，于是只能归咎于“命”：人的命，天注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行善事，待轮回到来生再过好日子。但是，还应看到另一面，作者并非一味地信神信鬼，譬如对佛、道两家便很有些大不敬，作者笔下的和尚、道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请看卷六观音庵里的赵尼姑，卷十七西山观道士黄妙修，卷二十六太平禅寺的掌家大觉，卷三十一玄武庙道士何正寅，卷三十四翠浮庵里的众尼姑，卷三十九中的巫觋郭赛璞……一个个不是男盗女娼，就是坑蒙拐骗的不法之徒。佛门洞府，原也是藏污纳垢的所在，这岂不很富讽刺意味吗？可见作者对现实中的是是非非还是有清楚认识的，也能对那些以“妖言”惑众的迷信把戏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只是感到无力改变现状，但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此

而已。《拍案惊奇》反映出的作者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并不比“看官”高明多少，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这也是它贴近市民的一个原因。

我们从男女婚姻和夫妻关系这一侧面，也能看出本书与市民思想的贴近程度。《拍案惊奇》涉及这方面内容的共有十二篇，约近全书的三分之一，所占比重不算小。歌颂爱情的专一，鞭笞朝三暮四的淫乱行为，这些并不为奇。可贵的是作者特别看重夫妻情分，尤其看重妇女的人格。卷二姚滴珠嫁与潘甲为妻，小两口儿原也恩爱和睦，姚不甘受公婆的呵斥，出走遇骗，做了一富户的外室，以后案破，潘甲仍愿以姚滴珠为妻，并不嫌忌她的失身。卷六贾秀才之妻巫氏受尼姑诱骗，遭一泼皮奸污，想要寻死，贾秀才知道不是妻子的过错，极力宽慰解劝，而把仇恨对准了尼姑和泼皮。卷十六陆蕙娘不满丈夫让她设圈套骗人，后来遇到真心爱她的沈灿若，便以实情相告，抛弃了前夫而与沈私奔，沈也并不计较陆的过去。卷三十四尼姑静观爱上了秀才闻人嘉，为了达到结合的目的，静观竟要闻人嘉先与淫荡的老尼周旋。在这些作品里，注重的是夫妻感情，只要情之所钟，什么三从四德、贞操节守一类的封建戒律，全不考虑了。这种思想绝非上层人士所能具有，而只能来自社会的底层。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只是想强调一下《拍案惊奇》作为“市民文学”的认识价值。至于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可由读者自己去评判了。自然，书中的糟粕也很多，除宣扬因果报应外，像诬唐赛儿以白莲教号召农民起义为“妖妇”，作者明显地是站在反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统治思想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市民也会受到封建意识的侵染。好在今天的读者对本书中的糟粕是不难识别和剔除的。

作者的思想意识与平民的思想意识很贴近，这也取决于作者的社会地位。

《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一五八〇年生，一六四四年卒，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他十二岁入学，却一直科场困顿，抑郁不得志，长期以卖文为生，接触和熟悉的便是下层平民。直到崇祯七年（1634），他已五十五岁了，才以副贡生授上海县丞，那时“二拍”均已刊行于世。八年后擢升徐州通判，又两年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

《拍案惊奇》最早的刊本为明崇祯年间尚友堂刻本。此本国内久已失传，以后的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等清刻本，不但卷数不足，而且颇多删改。所幸在日本至今仍保存着尚友堂刊本，据我们所知，一是题为“即空观评阅出像小说”《拍案惊奇》的四十卷本，一题为“即空观主人手定”《初刻拍案惊奇》的三十九卷本。关于这两种版本的情况，前人论述已详，基本认定：四十卷本为崇祯元年（1628）的原刊本，三十九卷本为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以后的再版本，盖已将原刊中卷二十三《大姑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移入《二刻拍案惊奇》，又将原刊中卷四十《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重刻补为卷二十三。三十九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一九八五年影印出版，使国人终于看到了较完备的一种尚友堂本，是件大好事。最近日本游万井书房又影印出版了四十卷本，将足本《拍案惊奇》的原貌公诸于世，更令人快慰。对照之下，我们发现三十九卷本因版面字迹不清，易滋误认，甚至有经后人描改之处。例如卷十“老婢子”的“婢”字因字形不清，易误认为“妈”字；卷十三“三五替人”的“人”错改成“入”字，等等。这就更可看出四十卷本的可贵。

我们这次整理本书，即采用日本游万井书房据日光山轮王

寺慈眼堂所藏尚友堂四十卷足本《拍案惊奇》影印本为底本。为保持原刻的本来面貌，除明显的错字予以订正外，一些虽有不畅却勉强可通的地方，一律不作改动。至于较露骨的个别污秽文字，则酌予删节。由于这次的整理本是以简化字排印的通俗读本，因此，凡异体字均改排成相应的简化字，如“竝簪”的“竝”改为“并”，“媢女”的“媢”改为“妇”。而对一些明人小说中的习惯用字则不加改动，如“元来”的“元”字不改为“原”，“能勾”的“勾”字不改为“够”。

在注释方面，我们掌握的分寸大体以高中文化水平的读者理解起来是否困难，作为注释条目的取舍标准。书中多次出现的词目，只于最早出现时加注，复出则不再说明。由于知识所限，对一些我们不甚清楚的名物故实的条目，有的也作些探讨性的说明，或注云不详，兼有向读者和专家请教的用意。

对《拍案惊奇》的整理，先有王古鲁先生，继有章培恒先生，都作出很大贡献，其功不可没。我们在校注中，对他们的成果有所借鉴，特此说明。

陈迩冬 郭隽杰

1989年10月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锦绮，衣被天下。”彼舌桥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闻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莞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拍案惊奇凡例 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祯戊辰初冬即空观主人识

目 录

拍案惊奇序	1
拍案惊奇凡例	2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1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5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49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潭侠	61
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78
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91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113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128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44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57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75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95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209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224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遗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236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51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66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97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315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333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362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 375

目 录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92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408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424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438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455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473
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485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510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522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553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568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街	582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606

拍案惊奇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625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鄢州司马冥全内侄 639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651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667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683

拍案惊奇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①。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②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③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④；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董、生来有福分

① 见在——即“现在”。“见”为“现”的古字，明人小说中“现”亦多作“见”，如下文“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见将绒线作对儿结着”的“见”即如此。后不再注。

② 朱希真——朱敦儒，字希真，洛阳人，南宋初期词家，著有词集《樵歌》。

③ 十七史——指宋人称以下十七部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④ 罝(bù)部——陶制坛罐一类的器物。此句用《汉书·扬雄传》“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之意。古代书稿为竹简木札，世人不加重视，令盖酱缸，犹后世将手稿当废纸处理。

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①；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②。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③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④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⑤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⑥？算五行^⑦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⑧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⑨，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
- ① 发科发甲——指科举高中。汉唐取士分甲乙等科，后世因称科举为科甲。
 - ② 大请大受——意谓委任重要官职，享有丰厚俸禄。“请”“受”同义，都是领受的意思，这里是指领受薪给、俸禄。
 - ③ 掌命司——迷信传说中掌管世人命运的神曹。
 - ④ 吴彦高——吴激，字彦高，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人，金代文学家。
 - ⑤ 晦庵——南宋时僧人，今仅存所引《满江红》词一首。
 - ⑥ 千钟粟——形容俸禄极多。钟，古代最大的容量单位，相当于六十四斗。
 - ⑦ 五行——古代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称为“五行”，又以为人的命运也与五行相关，旧时算命先生便以五行来推算人的祸福。
 - ⑧ 苏东坡——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
 - ⑨ 说话的——话本、拟话本小说中经常保留一些说书艺人的用语，听众称说书艺人为“说话的”，说书艺人称听众为“看官”。